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八十七回 寶船撞進鄴都國 王明遇著前生妻

詩曰： 門庭蘭玉照鄉間，自昔雖貧樂有餘。
豈獨佳人在中饋，卻因麟趾識關雎。
雲車忽已歸仙府，喬木依然擁舊廬。
忽把還鄉千斛淚，一時灑向老萊裾。

卻說王明行了三五里路，前面是一座城郭，郭外都是民居，又盡稠密。王明恨不得討了信，回覆元帥，算他的功。趨行幾步，走進了城，又只見城裡面的人，都生得有些古怪：「也有牛頭的，也有馬面的，也有蛇嘴的，也鷹鼻的，也有青臉的，也有朱臉的，也有獠牙的，也有露齒的。王明看見這些古怪形狀，心下就有些害怕哩。大凡人的手腳，都管於一心，心上有些害怕，手就有些酸，腳就有些軟。王明心上害怕，不知不覺，就像腳底下絆著甚麼，跌一載碌，連忙的爬將起來，把一身的衣服都跌污了。

王明跌污了這一身衣服，生怕起人之疑，找到城河裡面去洗這個污衣服。就是天緣湊巧，惹出許多的事來。怎麼天緣湊巧，卻又惹出許多的事來？王明在這邊河裡洗衣服，可的對面河邊，也有一個婦人在那裡洗衣服。王明看著那個婦人，那個婦人也看著王明。王明心裡有些認得那個婦人，那個婦人心裡也有些認得王明。你看我一會，我看你一會。王明心裡道：「這婦人好像我亡故的妻室。」那婦人心裡道：「這漢子好像我生前的丈夫。」兩下裡都有些礙口飾羞，那婦人走上岸去，又轉過頭來瞧瞧兒。王明忍不住個口，叫聲道：「小娘子，你這等三回四轉，莫非有些相認麼？」那婦人就回言說道：「君子，你是何方人氏？姓名名誰？為何到此？」王明道：「我是大明國征西大元帥麾下一個下海的軍士，姓王，名字叫做王明。為因機密軍情，才然到此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你原來就王克新麼？」那婦人又怕有天下同名同姓的，錯認了不當穩便，又問道：「你既是下海的軍士，家中可有父母、兄弟、妻子麼？」王明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家中父親早年亡故，母親在堂，還有兄弟王德侍奉。有妻劉氏，□年前因病身亡。為因官身下海，並不曾繼娶，並不曾生下子嗣。」王明這一席話，說得家下事針穿紙過的，那婦人卻曉得是他的丈夫，心如刀割，兩淚雙流，帶著眼淚說道：「你從上面浮橋上過來，我有話和你講哩！」王明走過去，那婦人一把扯著王明，大哭一場，說道：「冤家！我就是你□年前因病身亡的劉氏妻室。」王明聽見說道是他的劉氏妻室，越發蕩了主意，好說不是，眼看見是，口說又是；好說是，□年前身死之人，怎麼又在？半驚半愛，說道：「你既是我妻劉氏，你已經死了□數年，怎麼還在？怎麼又在這裡相逢我哩？你一向還在何處躲著麼？」劉氏說道：「街市上說話不便，不如到我家裡去，我細細的告訴你一番。」

轉一彎，抹一角，進了一個八字門樓三間橫敞，青磚白縫，雅淡清幽。進了第二層，卻是三間敞廳，左右兩邊廂房側屋。劉氏就在廳上拜了王明，王明道：「你這是哪裡？」劉氏道：「你不要忙，我從頭告訴你。我自從那年□月□三日得病身故，勾死鬼把我解到陰曹，共有四□二名。靈耀殿上閻羅王不曾坐殿，先到判官面前，把簿書來登名對姓。」王明吃慌說道：「你說甚麼閻羅王？說甚麼判官？終不然你這裡是陰司麼？」劉氏道：「你不要慌，我再告訴你。那判官就叫做崔珏，他登了名，對了姓，解上閻羅王面前。一個個的唱名而過，止唱了四□一名。閻羅王道：『原批上是四□二名，怎麼今日過堂只是四□一名？』崔判官說道：『內中有一個是錯勾來的，小臣要帶他出去，放他還魂。』閻羅王道：『此舉甚善，免使冤魂又來纏擾，你快去放他還魂。』崔判官諾諾連聲，帶我下來。來到家裡，我說道：『你放我還魂去罷。』判官道：『你本是四□二個一批上的人。我見你天姿國色，美麗非凡，我正少一個洞房妻室。我和你結個鸞鳳之交罷了。』我說道：『你方才在閻羅王面前說道放我還魂，怎麼這如今強為秦晉？這是何道理？』崔判官說道：『方才還魂的話，是在眾人面前和你遮羞，你豈可就認做真話！』我又說道：『你做官的人，這等言而無信。』崔判官說道：『甚麼有信無信，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。你若違拗之時，我又送你上去就是。』我再三推卻，沒奈何，只得和他做了夫婦。」

王明道：「你這裡卻不是個陰司？」劉氏道：「不是陰司，終不然還是陽世？」王明道：「既是陰司，可有個名字？」劉氏道：「我這裡叫做鄴都鬼國。」王明道：「可就是鄴都山麼？」劉氏道：「這叫做鄴都鬼國。鄴都山還在正西上，有千里之遙，人到了鄴都山去，永世不得翻身。那是個極苦的世界，我這裡還好些。」王明道：「你這裡可有個甚麼衙門麼？」劉氏道：「你全然不知，鬼國就是□帝閻君是王，其餘的都是分司。」王明道：「既是這等一個地方，怎麼叫我還在這裡坐著？我就此告辭了。」劉氏道：「你慌怎的？雖是陰司，也還有我在。」王明道：「你卻又是崔判官的新人。」劉氏道：「呆子，甚麼新人！你還是我生前的結髮夫妻，我怎生捨得著你！」王明道：「事至於此，你捨不得我，也是難的。你是崔判官的妻，這是崔判官的宅子，崔判官肯容留我哩？」劉氏道：「不妨礙，判官此時正在陰間判事，直到下晚才來。我和你到這側廳兒長敘一番。」

王明道：「陰司中可飲食麼？」劉氏道：「一般飲食。你敢是肚饑麼？」王明道：「從早上到今，跑了三五□里田地，是有些肚饑了。」劉氏說道：「我和你講到悲切處，連茶也忘懷了。」叫聲：「丫頭們！」只叫上這一聲，裡面一跑就跑出兩三個丫頭們來。劉氏道：「我有個親眷在這裡，你們看茶，看酒飯來。」那丫頭道：「可要些什麼肴品嗎？」劉氏道：「隨意的罷。」即時是茶，即時是酒肴，即時是飯，王明連饑帶渴的任意一餐。自古道：「飯飽就有些弄箸。」王明說道：「當初我和你初相結納之時，洞房花燭夜，何等的快活！到落後你身死，我下海，中間這一段的分離。誰想到如今，反在陰司裡面得你一會。這一會之時，可能夠學得我當初相結納之時麼？」王明這幾句話，就有個調戲劉氏之意。劉氏曉得他的意思，明白告訴他，說道：「丈夫，我和你今日之間雖然相會，你卻是陽世，我卻是陰司，縱有私情，怕污了你的尊體。況兼我已事崔判官，則此身屬判官之身，怎麼私自疏失？縱然崔判官不知，比陽世裡你不知，還是如何？大抵為人在世，生前節義，死後也還忠良。昔日韓擒虎生為上柱國，死作閻羅王。以此觀之，實有此事。」好個劉氏，做鬼也做個好鬼？王明反覺失了言，告辭要去。

劉氏道：「只你問我，我還不曾問你。你既是下海，怎麼撞到陰司來？」王明道：「我自從下海以來，離了南京城裡五六六年了，征過西洋二三□國。我元帥還要前行，左前行，右前行，順著風，信著船，不知不覺就跑到這裡來。」劉氏道：「怎麼又進到這個城裡來？」王明道：「元帥差我上岸打探著是個甚麼國土，哪曉得是個陰司！故就進到這個城裡來了。」劉氏道：「你船上還有個元帥麼？」王明道：「你還有所不知，我們來下西洋，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還有一個天師，還有一個國師。」劉氏道：「你在船上還是哪一行？」王明道：「我是個下海的軍士，只算得雄兵百萬里面的數。」劉氏道：「你可有些功麼？」王明拿起個隱身草來，說道：「我全虧了這根草，得了好些功。」劉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明日回朝之日，一定有個一官半職。我做妻子雖然死在陰司，也是瞑目的。」王明道：「我元帥專等我的回話，我就此告辭了。」劉氏道：「也罷，我崔判官也只在這早晚來也。」

道猶未了，崔判官已自到廳上，問說道：「側廳兒是哪個在講話哩？」王明慌了，悄悄地說道：「你出去，我且站在這裡。」劉氏道：「他豈可不看見？」王叨道：「我有根隱身草，不妨礙。」劉氏道：「隱身草只瞞得人，怎瞞得神。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。你站著轉不好，你不如同我出來，只我先行一步就是。」

好個劉氏，行止疾徐，曲中乎禮，行到廳上，說道：「側廳兒是我在那裡講話。」判官道：「好一陣生人的氣味！你和哪個講話？」劉氏道：「是我一個哥哥在這裡。」判官道：「他怎麼認得到這裡來？」劉氏道：「是我在河邊洗衣服，撞遇他的，故此請他進來。」判官道：「他可曾過堂麼？」劉氏道：「他還是陽世上的人，誤入到這裡的。」判官道：「他既是陽世之人，怎麼誤入到這裡的？」劉氏道：「他隨著征西大元帥，寶船千號，來下西洋，順著風，就走到這個地方上來了。他又是元帥差遣著打探軍情，卻又誤入到這城裡來了。」判官道：「一個陽世人，誤入到我陰司裡面，奇哉！奇哉！他叫甚麼名字？」劉氏道：「他叫做王

明。」判官道：「呀！你姓劉，他姓王，怎麼是你的哥哥？」劉氏連忙的轉過口來，說道：「哥哥為因家道貧窮，出贅在王老實家裡，做個女婿。王老實是名軍，吃擔米。王老實沒兒子，哥哥就頂他的名吃他的米。這如今就當得是他的差，故此姓王。」判官道：「既如此，快請他出來，我和他相見。」劉氏道：「哥哥是個窮軍，敢長揖於貴官長者之前？」判官嘎嘎的大笑三聲，說道：「夫人差矣！他既是你的哥哥，就是我的大舅。天子門下有貧親，請他相見，有何不可？快請出來。」

劉氏請出王明來，行了禮，敘了話。判官道：「人人都說千載奇逢。大舅，你是個陽世，我們是個陰司，今日之間，卻是個萬載奇逢。」王明道：「不知進退，萬望長者恕卻唐突之罪！」判官道：「說哪裡話！請問大舅，你是大明國人，隨著甚麼征西大元帥來下西洋？」王明道：「有兩個元帥，一個是三寶太監，叫做鄭某；一個兵部尚書，叫做王某。」判官道：「還有哪個？」王明道：「還有一個江西龍虎山引化真人，號為天師；一個金碧峰長老，號為國師。」判官點一點頭，說道：「金碧峰就在這裡。這等還好。」王明道：「大人曾相認金碧峰來？」判官道：「雖不相認，我曉得他。共有多少船來？」王明道：「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。」判官道：「甚麼貴幹？」王明道：「下西洋撫夷取寶。」判官道：「可曾取得有寶麼？」王明道：「取的寶不是以下之寶，是我中朝歷代帝王傳國玉璽，並不曾取得。」判官道：「怎麼走到我這裡來了？」王明道：「只因不曾取得有寶，務死的向前。故此就來到這裡。」

判官道：「來頭差矣！你前日可曾到天堂極樂國麼？」王明道：「已經到來。」判官道：「天堂國是西海盡頭處。我這裡叫酆都鬼國，是西天盡頭處。你走到這個盡頭路上來，怎麼轉側？況兼陰司裡面有許多魍魎之鬼，紛紛的告狀說道，是甚麼撫夷取寶的人，枉殺了他。原來就是大舅。你這船上還好，喜得見了你，你又和我至親。」王明看見判官口裡說話不乾淨，相問說道：「這些魍魎之鬼，要怎麼哩？」判官道：「枉殺了他，他們要一命填一命，你們就不得還鄉。」

王明聽見「不得還鄉」四個字，肚裡就是刀割，安身不住，告辭要去。判官道：「尊舅，你好不近人情，千難萬難，難得到這裡，怎麼就說個『去』字？今日天晚，我已自吩咐你的令姐，安排些薄酌，權當作接風，草榻了這一宵。明日該我巡司，帶你到各司獄裡面去看一看，也不枉到我這裡一遭。」王明道：「少不得有一遭到大人這裡。」判官道：「那時節就不得回去告訴世上人一番。」道猶未了，酒香齊到。雖然崔判官敬著王明，其實王明的心裡吞不下這個香醪美醞，當不過這個賢王情濃，強支吾了一夜。

到了明日，判官道：「尊舅，你來，我和你同進了城裡面去走一走兒。」崔判官前走，王明後隨。走到了城門口，陰風颯颯，冷霧漫漫，一邊走出一個鬼來：左一邊是個青臉獠牙鬼，右一邊是個五花琉璃鬼。看見王明，喝聲道：「哇！你是個生人，走到哪裡去？」崔判官回轉頭來，說道：「胡說！他是我一個大舅子，你怎敢阻擋於他？」鬼說道：「既是令舅，只管請去罷。」

王明跟定了崔判官，走了一會，只見左壁廂有一座高臺，四周圍都是石頭疊起的，約有□丈之高。左右兩邊兩路腳擦步兒，左邊的是上路，右邊的是下路。臺下有無數的人，上去的，下來的。上去的也都有些憂心忡忡，下來的著實是兩淚汪汪。王明低低的問道：「姐夫，那座臺是個甚麼臺？為甚麼有許多的人在那裡啼哭？」判官道：「大舅，你有所不知，大凡人死之時，頭一日，都在當方土地廟裡禱齊。第二日，解到東嶽廟裡，見了天齊仁大帝，掛了號。第三日，才到我這酆都鬼國。到了這裡之時，他心還不死。閻君原有個號令，都許他上到這個臺上，遙望家鄉。各人大哭一場，卻才死心塌地。以此這個臺，叫做望鄉臺。」

右壁廂也有一座高臺，也是石頭疊起的，也有□丈之高，卻只是左一邊有一路腳擦步兒，卻不見個人在上面走。王明問道：「姐夫，右邊那座臺是個甚麼臺？為甚麼沒有個人走哩？」判官道：「大舅，你聽我說。為人在世，只有善惡兩途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這是為善的，見了閻君之後，著賞善分司備辦綵旗鼓樂，送上天堂，卻才這個臺上上去。以此這個臺叫做上天臺。」王明道：「怎麼只一條路？」判官道：「可上而不可下，故此只一條路。」王明道：「怎麼人走的稀少？」判官道：「為人在世，能有幾個上天的？」王明道：「上天臺是個美事，怎麼又做在右邊？」判官道：「左入右出，依次序而行，原無所分別。」

走了一會，只見左右兩座高山，一邊山上煙飛火爆，烈焰騰空。王明問道：「姐夫，那座山怎麼這等火發？」判官道：「叫做火燄山。為人在世，肚腸冷不念人苦，手冷不還人錢，冷癢風發，不帶長性；這一等人見了閻君之後，發到這個火燄山上來燒，燒得他筋酥骨碎，撥盡寒爐一夜灰。」那一邊山上刀槍劍戟，布列森森。王明問道：「那座山怎麼有許多兇器？」判官道：「那叫做槍刀山。為人在世，兩面三刀，背前面後，暗箭傷人，暗刀殺人，口蜜腹劍，這一等人見了閻君之後，發到這個槍刀山上來，亂刀亂槍，亂砍做一團肉泥，問君認得刀槍否？」

再走一會，王明原是出門之時吃了兩鍾早酒，走到這裡，口裡有些作渴，只見前面一個老媽媽兒坐在蘆席篷裡，熱湯湯的施茶。王明道：「姐夫，我去吃鍾茶來。」判官笑笑兒，說道：「我這裡茶可是好吃的？」王明道：「怎麼不是好吃的？不過只是要錢罷了。」判官道：「只是要錢，說他做甚麼？這個老媽媽原舊姓貪，在陽間七世為娼，死了之時，閻君不許投托人身。他卻摸在這裡，搭個篷兒，捨著茶兒。哪裡真個是茶？大凡吃他的一口下肚，即時心迷竅塞，也就不曉得我自家姓甚麼，名甚麼，家鄉住處是甚麼。」王明道：「這茶叫做甚麼名字？」判官道：「不叫做茶，叫做迷魂湯。要曉得娼家的事，貪心不足，做鬼也要迷人。」

再走了一會，只見前面一條血水河，橫撇而過，上面架著一根獨木橋，圍圓不出一尺之外，圓又圓、滑又滑。王明走到橋邊，只見橋上也有走的，幢幡寶蓋，後擁前呼。橋下也有淹著血水裡的；淹著的，身邊又有一等金龍銀蠍子，鐵狗銅蛇，攢著那個人，咬的咬、傷的傷。王明問道：「姐夫，這叫做甚麼橋，這等兇險？卻又有走得的，卻又有走不得的。」判官道：「這叫做奈何橋。做鬼的都要走一遭。若是為人在世，心術光明，舉動正大，平生無不可對人言，無不可與天知。這等正人君子，死在陰司之中，閻君都是欽敬的，不敢怠慢，即時吩咐金童玉女，長幡寶蓋，導引於前，擁護於後，來過此橋，如履平地。你方才看見走的，就是這一等人。若是為人在世心術闇昧，舉動詭譎，傷壞人倫，背逆天理，這等陰邪小人，死在陰司之中，閻君叱之來渡此橋，即時跌在橋下水河裡，卻就有那班金銀蠍子，鐵狗銅蛇，都來攢著咬害於他。你方才看見淹著的，就是這一等歹人。」王明說道：「果真的：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」

再走一會，走到一條孤埂上，四望寂寥，陰風刮面，冷雨淋頭，好悽惶人也！王明問道：「姐夫，這條埂叫做甚麼名字？」判官道：「這叫做悽惶埂。凡在陰司之間，走過這條埂上，兩淚雙重偏慘切，傷心一片倍悽惶，故此叫做悽惶埂。」那埂約有三五里之長，埂上的人，來也有，去的也有。只見一群三五個，東歪西倒，手風腳斜，一個口裡叫說道：「三枚。」一個口裡叫說道：「兩錠。」王明道：「這一干是甚麼人？」判官道：「都是些酒鬼。」又一群三五個衣衫襤褸，臉青口黃，一個一手攢著一個大拳頭，兩手攢著一雙拳頭。王明道：「這一干是甚麼人？」判官道：「都是些窮鬼。」又一群五七個，眉不展，眼不開，頭往東，腳又往西，手向前，身子又退後，死又不死，活又不活，稜稜崢嶸。王明道：「這一干是甚麼人？」判官道：「都是些瘟鬼。」又一群五七個，一個一頭拳，撞到東，一個一頭拳，撞到西，一個逢著人，打個失驚，喝聲道：「哇！」一個逢著人，也不管認得認不得，招下手，叫聲：「來！」一個支支舞舞，一個吆吆喝喝。王明道：「這一干是甚麼人？」判官道：「都是些冒失鬼。」又一群七八□來個，都生得嘴唇短，牙齒長，裡多外少，扯拽不來，包裹不過。王明道：「這一干是甚麼人？」判官道：「都是些呌牙鬼。」又一群八九□數個，仰又著睡在地上，手又撐，腳又蹬，眼又眨，口又賡。王明道：「這一干都是些甚麼人？」判官道：「這都是些爭命鬼。」又有一群□二三個，一個個兒有帽兒，沒有網兒，有衫兒，沒裙兒，有鞋兒，沒襪兒，有上梢來，沒下梢；一個手裡一根拐棒，一個手裡一個椰杓。王明道：「這一干都是些甚麼人？」判官道：「都是些討飯鬼。」又有一群□二三個，一個肩上擔著一根屋樑，一個手裡一條綿索。王明道：「這一干都是些甚麼人？」判官道：「都是些吊死鬼。」又有一群二三□個，內中有一等拿著黃邊線兒，照著地上只是一灑；有一等拿著個錢，左看右看，收著又看，看著又收，鬧鬧吵吵，成群結黨而來。王明道：「這一干都是些甚麼人？」判官道：「那撒著錢的，是個捨財鬼兒；那看著錢的，是個吝財鬼兒。悽惶埂雖然是長，走的鬼多，樣數又多，王明見一樣問一樣，判官問一樣答應一樣，不覺的走過了這條埂。」

王明抬頭一看，前面又是一個總門，門樓上匾額題著「靈曜之府」四個大字。進了總門，卻是一帶的殿宇崢嶸，朱門高敞，儼

然是個王者所居氣象。走近前去，一連□層宮殿，一字兒擺著。一層宮殿上一面匾額，一面匾額上一行大字。從右數過左去：第一，秦廣王之殿；第二，楚江王之殿；第三，宋帝王之殿；第四，五官王之殿；第五，閻羅王之殿；第六，變成王之殿；第七，泰山王之殿；第八，平等王之殿；第九，都市王之殿；第□，轉輪王之殿。王明道：「這些殿宇，都是些怎麼府裡？」判官道：「輕些講來。這正是我們□帝閻君之殿。」王明道：「兩廊下都是些甚麼衙門？」判官道：「左一邊是賞善行臺，右邊是罰惡行臺。」

王明道：「可看得看兒？」判官道：「我和你同去看看。」判官前走，王明隨後。先到左一邊賞善行臺。進了行臺的總門裡面，只見瓊樓玉殿，碧瓦參差。牽手一路，又是八所宮殿，每所宮殿門首，都是朱牌金字。第一所宮殿，朱牌上寫著：「篤孝之府」四個大字。判官領著王明走將進去，左右兩邊綵幢絳節，羽葆花旗，天花飛舞，瑞氣繽紛，異香馥郁，仙樂鏗鏘，那裡說個甚麼神仙洞府也？判官到了府堂上，請出幾位來相見。出來的都是通天冠、雲錦衣、珍珠履，左有仙童，右有玉女。分賓主坐下，敘話獻茶，一一如禮。判官道：「內弟王明是大明國征西軍士，因為寶船走錯了路，誤入陰司，斗膽進來相探。」那幾位說道：「我們同是大明國，但有幽冥之隔耳。」王明道：「在下肉眼不識列位老先生。」判官道：「列位都是事父母能竭其力，篤孝君子。我略說幾位你聽著：這一位姓劉，尊諱殷，孝養祖母，天雨粟五□鍾，官至太保；這一位姓嚴，尊諱震，割股療父，天賜舜孝草，塗所割處，即時血止痛除；這一位姓高，尊諱上達，未冠時割股愈母疾，官至右僉都御史；這一位姓顧，尊諱仲禮，事母至孝，母卒，廬墓三年，得朝廷旌表，賜金□斤；這一位姓王，尊諱延，事繼母至孝，官至尚書左丞相；其餘列位，大率都是孝子，都在這個『篤孝之府。』王明諾諾連聲。判官領著他告辭而出，王明道：「列位既都是孝子，怎麼不輪回出世？」判官道：「這些賞善行臺裡面的人，都得天地之正氣，無了無休，每遇明君治世，則生為王侯將相，流芳百世。不遇明君治世，則安享陰府受天福。」王明道：「平生不信叔孫禮，今日方知孝子尊。」第二所宮殿，朱牌上寫著「悌弟之府」。

畢竟不知這個「悌弟之府」是些甚麼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